

《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

王正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变迁,其人物、情节、环境、主题等均透出浓郁的史诗气质,这种史诗气质植根于拉美独特的历史时空,并且与作者的特殊气质与创作追求密切相关。

关键词:《百年孤独》; 史诗气质

中图分类号: I775.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1)05-0046-07

《百年孤独》的获奖评语说:它成功地反映了“整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1](卷首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孤独》弥漫着浓厚的史诗气质。

一 史诗气质

《百年孤独》一开篇即是史诗笔法:“多年后,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1页)这里叙述者站在一个模糊的现在,去叙述多年后即未来的情况,却又涵盖了那个遥远的下午即过去的历史。这种笼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笔的写法,既显示出马尔克斯的大家气质,又奠定了《百年孤独》宏大、深邃的史诗基调,界定了整部作品的个性、篇幅、气质、风格,成功地为《百年孤独》亮相。

把握住了一部作品的气质,就把准了一部作品较深层的脉象,从而找准了契入作品内核的途径,才可能较准确较深刻地解读作品。认准了《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才有利于我们更正确地

进入《百年孤独》的历史迷宫,更好地解读《百年孤独》。

史诗可能局部虚幻,然而整体真实,比如欧苏拉拉治愈百年,甚至变小如婴儿等,看似虚幻,但它(指欧苏拉现象)作为拉美顽强的精神履带这一实质是真实的。史诗以真实之虚写真,它立足于民族精神的本质内核,是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的统一圆融表达与深度开掘,是全面人性的自然呈现。正如黑格尔所说:“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2](107页)我们说《百年孤独》具有史诗气质,就是着眼于拉美民族的历史时空,着眼于其尚未完全分裂的民族精神,当然这已是一种遗迹式的存在。这是《百年孤独》史诗气质产生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可能性。

《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是作品原生态的实质,它先天地由内容带来,也被形式后天地塑造着。从某种程度上说,《百年孤独》努力揭示拉美

民族的原始精神,并用这样的气概去面对现实。马尔克斯深谙史诗之道,作品此彼无界,天人互渗,而且仿佛作品在自己生长,作者在此终止判断。虽然产生史诗的历史时空已然消失,但此历史时空作为一种史诗式遗迹,使《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成为可能;而且马尔克斯有意识地要做到这一点。这正是《百年孤独》之史诗气质有别于原始史诗的重要方面。

总之,拉丁美洲的浓缩与原型——马康多一百多年的变迁和历史,上演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悲欢际遇,从而象征整个拉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这样的制式和演变,无不透出深沉的史诗气质。

马尔克斯曾说过,没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就没有对现实的把握力与表达力。天生敏感的马尔克斯对史实有一种直觉把握能力,这种个人气质中的巫师般的素质,一旦对象化到作品中,便令作品深深地打上洞察力的烙印,从而透出史诗气质。马尔克斯为创作《百年孤独》,“读了许多有关炼金术、古代火器、哥伦比亚内战、坏血病、脚气、糙皮病、中世纪的瘟疫等方面的书籍,也读了许多航海家的记述,和食谱、毒药及解药的配方,以及24本《大英百科全书》等。此外,他还直接向内行人求教,了解如何区分雌雄龙虾,如何枪毙人,如何评定香蕉的质量”[3](435页)。这一切是为了体验与洞察,以便对现实题材作诗意的描述。在此,重要的不是历史或现实的事实,而是这些事实背后的民族精神;作者只有透过这些事实领悟到一个民族更为深层的内涵,才可能在叙述中亲切如道家言。质言之,为求史诗气质,作者必须使自己的精神浸润于民族精神之中。马尔克斯经过艰苦努力才寻找到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及其表达方式,他就此成为其民族精神的“行吟诗人”,马尔克斯的杰出正在于此。如此,一部《百年孤独》方能与读者两方面都能把握住复杂的历史,又恍如置身其世,触摸到一个个物,观看到一桩桩事件,《百年孤独》浓郁的诗史气质扑面而来。

二 史诗性内容

《百年孤独》具有史诗性内容。这分别从人物史诗化、情节史诗化、环境史诗化等几方面表现

出来。

史诗人物的特征是“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地而且生动地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2](136页),史诗关注的是其人物作为人类的一些基本品格,而不以今天的道德观点去引申和判断,其人物也不是民族内部分层后哪一个阶级的代表或英雄,史诗人物是全部民族精神的聚焦点,他把民族精神深处的信仰,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存在,如“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2](107页),鲜明生动地体现出来。

在《百年孤独》中,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如像拉美民族的源头,他强健而聪慧,以原始质朴的方式,探索、开拓着拉美民族历史道路。而其后代则仿佛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由最初的综合日渐发展分化。阿加底奥系列继承祖先的强壮,并发展为莽撞,且敏于行动,是实践的人生;奥瑞里亚诺系列则天性敏感、忧郁,继承了先辈多思的特点,往往一生孤独,却善颖悟,并且有独到的气魄和能力。在阿加底奥系列中,第三代阿加底奥暴躁、逾矩而又怯懦;第四代阿加底奥(实名奥瑞里亚诺·席冈多)饕餮、野性而又活力四溢,乃至感染得牛等畜生也繁殖频繁,但他却又维系着家庭,是家族中有较正常生活的一个人物;第五代阿加底奥则徒有威然仪表,只有靠谎言维系教皇的浩大、神秘与威严,骨子里只剩了对阿玛兰妲的畸型挚恋与现实中的无比怯懦,祖先的强健异化演变,以至于腐朽枯死。奥瑞里亚诺系列中,第三代奥瑞里亚诺·约瑟敏感、活力受挫,他与17名私生子一样被无端谋杀;第四代奥瑞里亚诺即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孤寂、聪明,领导罢工并侥幸未死,他向第六代的奥瑞里亚诺传授了梅尔魁德斯的羊皮书;第六代私生子奥瑞里亚诺,足不出户,虽生殖器极大,但只醉心于羊皮书的研究,后他与阿玛兰妲·欧苏拉乱伦生下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婴儿奥瑞里亚诺,婴儿的父亲奥瑞里亚诺以疯长的智慧解读出羊皮书,以谏语般的解读令马康多毁灭。这便丰富发展了人类——这里是拉美人的秉性研究,每个个体均是一个世界,如一滴水般昭示大海的秘密,而每代人又在这个双分系列上循环发展,喻示出拉美发展的缓慢,象征了它的停

滞状态,这便揭示出拉美深层次上的孤独。

女性系列中,欧苏拉是一个现实感较强的拉美美人,她维系着家族的发展,她生育,她卖糖饼维持生计;她因母爱外出寻找大儿子而找到布恩迪亚多次寻而不得的马康多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她活了一百多岁,如一棵大树荫庇着家族子孙;她一生勤劳、敏捷,充满热情,贯通拉美的灵性。其女阿玛兰姐则是例外,她内心极度孤独,她和丽贝卡并列,仿佛女性中的奥瑞里亚诺系列和阿加底奥系列。此后,凡名中有欧苏拉的则如“祖母”般充满活力,现实、实际,凡叫阿玛兰姐的则有乱伦的结局,而玄孙女阿玛兰姐·欧苏拉则集二者特点于一身,她振兴家园,却与外甥奥瑞里亚诺乱伦生育而死,并产下此家族唯一的爱情结晶、原罪恐惧的具体——长猪尾巴的婴儿。叫瑞美迪奥斯(有欧洲血统)的是理想化的仙女,美貌绝伦、纯洁无瑕,不可玷污,她最后随白床单升上天堂;菲南姐之女“美美”也有些仙气,为爱情进修道院,以绝望状态活着。

女人是为爱情而生的,在这个家族里,她们既作为“家庭主妇”,又通通一生受着爱情的折磨。外来的高地人菲南姐,则仿佛欧洲宗教、文明对家族的深入,她无法影响布恩迪亚家族,这既反映出拉美人的孤独的深重——外力难于打进,也反映出欧洲文明在其中的孤独或孤立状态,但她毕竟和奥瑞里亚诺·席冈多结婚生子,便生出了有仙气的“美美”、教皇,以及充满活力的阿玛兰姐·欧苏拉,后者仿佛全方位的拉欧结合的产物。因此,这里名字就是某种品性的象征,甚至更多。

《百年孤独》人物个性自由,并因此赋予事件以诗意。比如奥瑞里亚诺作战、退出战斗、拒绝奖章,均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他是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他对战争充满热情,但打到最后却不知为何而战,因此转而致力于结束战争;他的热情一旦投入真正正义的事业,志趣得到健康的发展,便活得充实而精神,感到从未有过的精力充沛,甚至不惜因此而招致骂名。他其实并不受什么主义或理想的左右,而是出于“纯粹而邪门的自尊”[1](204页),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自由个性和意志的人物,与其说他是战争的工具,不如说战争是他的工具。战争与他共生。没有战争作为手里的工

具了,他就只有闭门打造小金鱼,周而复始,生命也由此陷入孤独状态。正如其母所说:“不是战争,就是死亡。”[1](144页)在此,民族精神活化在了奥瑞里亚诺上校身上。

但是,作品又仿佛并无真正的主角,如第六章,先是集中笔力写奥瑞里亚诺上校,后又转笔至写阿加底奥(小镇暴君)。通观全书,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欧苏拉、约瑟·阿加底奥、奥瑞里亚诺、阿玛兰姐、丽贝卡、美人儿瑞美迪奥斯、美美、双胞胎席冈多、菲南姐、阿玛兰姐·欧苏拉、碧拉·特奈拉、梅尔魁德斯、马魁兹上校、小奥瑞里亚诺等,各自都有演为主角的章节,因而本书更着力于塑造群像画廊,这又正合史笔;而且人物根据使命感、荣誉感、崇高感等主动行事,透过人物及其关系,昭示民族的世界观。《百年孤独》人物就此圆满了史诗品格。它的人物的自由意志和鲜明性格,深富代表性,并且折射出民族精神的特质和民族的全部世界观。

因此行动又成为关键。“一个动作情节以史诗方式叙述出来就成了一个事迹”[2](163页)。

一部《百年孤独》撰写了两件大事——自由党与保守党旷日持久的战争和香蕉热及其工人大罢工事件。书中其它琐事、怪事围绕此主干而发生。在“战争”主干上,有失眠症、失忆症依附,在“罢工”主干上,依附了旱灾与雨灾。

小说的第二个历史大事件是美国公司在哥伦比亚掀起的香蕉热,以及因为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残酷剥削所引起的工人大罢工。军方、政府以上千遍的宣传和罕见的厚颜无耻,终于让公众相信没有罢工,没有工人被杀,工会提出的条件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工人纷纷回厂上班;传闻已死的厂方代理人布朗也已然“复活”,笑容满面地宣布冲突和平解决,并指着亮光光的天空说:等雨停了再办事。话毕,大雨倾盆而下,一连下了4年11个月零2天,老天为此大惨剧、大侮辱而大恸,要洗刷这一切丑恶。见证者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从此隐居度日。

战争最宜于在冲突中展示人的激情与活力,对于史诗它是尤其有价值的行动。奥瑞里亚诺上校发动了自由党与保守党旷日持久的战争,一打就是二十多年,马尔克斯将之置为背景,较少直接

写战斗,更多的是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而生活在另一边持续着。这样写来,仿佛战争是在懒洋洋地进行着,而全貌即如织锦一般,战争生活各显亮色,互相掩映,这就像《伊利昂记》写特洛伊十年战争,但却只截取战争最后一年的51天来描写,而且具体集中描写其中4天的激战场面。《百年孤独》成功地继承并发展了史诗这种以微托宏、一滴水见大海的传统,成为这方面的典范;同时它还吸取了电影拍摄避重就轻、利用联想的特点。《百年孤独》前9章在写奥瑞里亚诺上校为首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战,旷日持久,却不得结果,马魁兹首先厌战,进而上校也决定结束战争,却不料结束战争甚至比发动战争还难。上校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求得了失败,并因而招致骂名;后却因不贪财(拒领奖章)、不怕死(自杀未遂)而重新赢得尊敬。这其中,奥瑞里亚诺上校的意志左右着战争的进程,并敢于拒领奖章;但他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如自杀却不成功等。他英勇无比,72次战斗毫发无伤,令众多母亲送女儿去与他配种……他的行动及其所带来的情节,具有史诗化特征,即具有无中心事件、往往节外生枝的特点,其中充满各种情绪与无穷的活力,而且一切均源于内在,等等。奥瑞里亚诺的行动已成为事迹。

一般说来,动作是对人物而言的,情节是对故事而言的,而事迹是对民族历史而言的;事迹之不同于动作、情节,就在于事迹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感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百年孤独》正是这样,其中战争也好,香蕉事件也好,都不是动作或情节,而是真正的事迹。这是史诗式作品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本质区别。同时,史诗化情节往往节外生枝,并且独立性较强,较松散。“史诗的任务在于描述一个动作情节的发生经过,所以它不仅要把握住实现目的所涉及的外在因素,而且要分配给外在环境,自然情况以及其它偶然事故在动作情节中和内在因素中享有同样发挥作用的权利。”[3](132页)

在史诗里自然与人关系密切。《百年孤独》中布满天人互渗的特点,人与自然依然还有着新鲜而强烈的共同生活。耶稣受难日家人发现欧苏拉死掉了。族母之死设置于耶稣难日,以象征其地位、实质,明确揭示欧苏拉的象征意义。那几

天,“自然界有些反常,玫瑰带着藜草气味,有一盆鸡豆坠地,豆子掉在地上,排成完美的海盘车几何图形,有一天晚上……一排发亮的橘子形圆盘飞越天空”[1](276页)。接着群鸟纷纷坠落,是大悲哀之异象,这是大难之象征与环境氛围的铺陈,因为马康多之现实的强大支柱死了。接着继续写奇迹,写到那怪物倒像“天使”,而天使已死,喻示人类面临末日;死亡天使的翅膀已被砍掉,早已飞不动了,这又预示着马康多将结束百年史,这同时也意味着将结束百年孤独。书中神父又说此怪物乃“犹太人”,便寓意造物者痛苦并死去;这种死亡也寓含着新生世界即将临盆[1](276页)。如此一转,群鸟落因是由于怪物,则群鸟瘟疫般坠落,成了马康多将毁灭的预兆。物我无界、天人互渗的特点非常突出。

显然此时此刻自然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拉美人的精神生活还与自然的营养密不可分,因而见怪不怪,并因此使这里出现的意象均具有意味,其表意更丰富,可以体现出民族的精神风貌、精神本质,体现出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这种叙述具有天人互渗乃至合一的史诗气质。“空气潮湿,鱼类居然由门口进屋,由窗口游出去,在室内的空气中游浮。”[1](256页)只有天人合一、互渗的思维,可以产生这种叙述的平静;这种虚构最可体现拉美人的精神实质,这是史诗真实的基点。《百年孤独》中类似的叙述随处可见。

这便是环境史诗化。这里的环境,除却自然环境,更多的是指精神环境;这种精神环境映现的自然环境,打上了“共同生活”的印记。《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斯忽而被风袋吹回原岛,忽而又被魔女留住,企图改变他回归故里的决心,等等,亦正若此。

三 史诗式主题

《百年孤独》的史诗气质还从其主题意蕴中表现出来。它包括悲哀与正义、命运与荒诞、存在与沧桑等内涵,体现出世界存在与运动的根本规律,以及人类生活的本质内涵。它们源于民族精神的根深之处,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本质写照。

《百年孤独》充满象征意蕴,用马康多象征拉丁美洲,用布恩迪亚家族象征拉美民族,用这个家族的命运变迁象征拉美历史。正如1982年诺贝

尔奖评语所说：“其长短篇小说以组织丰富的想象世界，揉混幻想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1](卷首语)因此《百年孤独》实在已超越了一个家族六七代人的命运，而以其充满象征意蕴的民族精神样态“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

全书笼罩着无所不在的毁灭、悲哀情调。“菲南姐的遁世精神造成一道穿不透的深堤，堵死了欧苏拉的百年流水。干风吹过时，她不但不肯开门，还用木板把窗口呈十字架形钉死，顺从父亲的活埋遗命。”[1](278页)这便象征地写出马康多将毁灭，且写出原因在于“遁世精神”，并将之具化为一个人物；“把窗口呈十字架形钉死”则象征菲南姐所带来的变异的欧式宗教，将马康多一代一代的循环彻底堵死。而且此末一句还从另一方面写出，要振兴拉美，走出孤独，单方面欧化不行，忘根也不行。所以封闭与洋奴均非出路，只能带来拉美的毁灭。“少了欧苏拉，少了静悄悄在屋内穿梭的梅尔魁德斯，屋子显得好大好空洞。”[1](61页)这里巧妙地道出欧苏拉和梅尔魁德斯是马康多的两个重要人物，一支撑现实，一暗中统领精神，而梅写下羊皮书，预言了马康多的毁灭，但长久以来，马康多无人能读懂羊皮书。他们拿着毁灭的文字，却不知毁灭的命运，欣欣然前往。欧苏拉的“百年流水”必被阻断。

作品用用纸牌算命的女人特奈拉，谁一接近她，便罩上死亡的气息，“美美”身边笼罩着不祥的黄蝴蝶，家族里先是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发疯，再是瑞美迪奥斯死于血毒，阿玛兰姐与丽贝卡拼死相争一个男人而手缠黑纱，二人的终身幸福也被毁灭，巴比龙尼卡因追求美美而死亡，贪图美人儿瑞美迪奥斯的男人皆一一死亡，而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与欧苏拉迁居的原因，也是受不了被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杀死的阿固拉的鬼魂的纠缠而发生的，是为马康多之起源。

全书悲哀的气氛极深重，不仅死亡经常悲痛而可怕地发生，环境人事的毁灭也经常发生。欧苏拉“不用看就知道扩建房屋时仔细栽培的花坛被雨水破坏，被奥瑞里亚诺·席冈多挖掘一空；墙壁和地板的水泥有裂缝，家具发霉；门板的铰链松

脱；全家陷入一种听天由命和绝望的心境；这在她当家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她摸索着穿行空空的卧室，发现白蚁不停地咕噜咕噜啃木头，蠹虫在衣橱内不停地威喳威喳，大红蚁在水灾期间繁殖起来，正在破坏房子的地基，声音好可怕。有一天她打开圣徒像的皮箱，蟑螂早就把衣物啃成灰，突然跳出来，爬在她身上”[1](269页)。马康多到最后萧条、破败、荒芜，阿玛兰姐·欧苏拉费了好大的劲都收拾、恢复不了。奥瑞里亚诺上校打了几十年战争，而战争的毁灭力尽人皆知，他打造小金鱼总是造了熔、熔了造，而阿玛兰姐缝制寿衣也是缝了拆、拆了缝，奥瑞里亚诺·席冈多修门闩也是如此反复毁坏、反复修理，甚至记忆也被腐蚀一空，等等。毁灭如循环不退的瘟疫，粘在马康多身上，《百年孤独》中之整个环境与人事，皆有根深蒂固的悲哀。

然而，这种悲哀基调中又透出洪亮的正义的声音，并且这种正义感是作为一种普遍感情，而非一种道德力量存在，比如老约瑟的科学实验、对马康多出路的认真探索，欧苏拉一生的正直、不说出金币的藏地，上校的执着与拒领奖章，阿加底奥·席冈多的正义、坚持宣说屠杀真相，圣塔索菲亚的本分质朴，阿玛兰姐·欧苏拉的活力与上进心，奥瑞里亚诺的智慧，马康多居民对阿加底奥与丽贝卡白天数度叫床的厌恶与叱咄，等等。这种正义感是源于马康多人内在良心的一种天然追求，与生俱来，因而使悲哀又具有了一种严峻、沧桑的意味，而成为史诗式主题。

《百年孤独》史诗式主题表现之二为命运与荒诞。对于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命运遭际是源于性格、目的与典型环境，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在史诗中人物的命运是既定的，枝蔓情节也整一于命运，命运辖制着人。

奥瑞里亚诺上校一生打过仗，制过小金鱼，轰轰烈烈又归于沉寂，屡经沙场而毫发无伤，后来想自杀也不成功，最后小便时站着死在树下。历史虽随其意志而转动，人生却被命运牵制完成。其17个私生子额头全被打上火灰十字架，几乎同时被谋杀。约瑟·阿加底奥和丽贝卡离群索居，他死时，血从耳朵里流出，穿过广场，蜿蜒地流到母亲欧苏拉面前，向她报告了死讯，仿佛有亲情牵

引。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和奥瑞里亚诺·席冈多这对双胞胎,姓名先被搞错,下葬时偶然被调过来,命中注定的生死簿不会弄错。欧苏拉是马康多的现实依托、奥瑞里亚诺系列不传香火、此家族女性总被感情困扰、奥瑞里亚诺将读懂羊皮书、唯一因爱情而诞生的婴儿奥瑞里亚诺(第七)会长猪尾巴……无一不是冥冥当中早已注定,命运俯瞰着《百年孤独》。上述情形中,命运是既定的,所有杂多的情节、奇怪的偶然,均整一于命运,命运之音以偶然的方式弹拨出来,并且在其中又深蕴着荒诞,使人的存在几乎失去了意义。这也使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活,怎么活,成为千古之问,文学因此而闪烁史诗的光华。

《百年孤独》第六章开头几句,连数字都很精确,仿佛上校生平的大事记。这些质朴的事实无一不离奇、荒诞,由于朴质的叙述,史笔般简洁,更直呈出个人行为的荒诞。“这一切事迹只换来一个结果,马康多有一条街取了他的名字来纪念他。可是,他年老去世前曾宣布:他带着二十一名同伴加入维多利亚·麦迪纳将军的军队时,根本没料到会有这些结果。”[1](85页)这又为当时行动的神圣感釜底抽薪,揭示出个人行为的盲目性、胁迫性与赌注性。越是质朴的笔法,越映衬出荒诞的本质,越易传达出拉美民族命运的底蕴。而且,如此实在的笔触及其平地叙述出来的事实,渗透出深沉的必然性、命运感。荒诞与命运便难分难解了。旷日持久的保守党、自由党之战,不过起源于上校“纯粹而邪门的自尊”[1](204页),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还难,战争的结果是一条街以上校名字命名等,好像有些道理,又很荒诞,战争不过是如阿玛兰姐所说“男人真奇怪。他们牺牲性命来对抗教士,却送人祈祷书当礼物”[1](135页)。那么,自由党之理想是什么呢?上校终于闭门造小金鱼而“追寻到迟来将近四十年的单纯乐趣”[1](141页)。世界历史总是如此充满偶然性与荒诞精神。荒诞成为人类命运的现实内涵,如此又回应和深化了悲哀主题。

《百年孤独》史诗式主题的表现之三是存在与沧桑。欧苏拉常说“我早就知道……”,便透出一种物是人非、物非人是的存在与沧桑感。

“这就是水灾后的情形。人性怠惰,事迹烟

灭的速度却很快,记忆渐渐被腐蚀一空……”[1](278页)这种存在充满沧桑,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又是前两个主题表现的总结;在此,悲哀主题演化成为一种沧桑存在。“欧苏拉掩饰不了一股模糊的疑虑。家族史中名字一再重复,她渐渐获得相当肯定的结论。取名叫‘奥瑞里亚诺’的都比较畏缩,头脑却很清楚,取名叫‘约瑟·阿加底奥’的则比较冲动和进取,却带有悲剧色彩。”[1](151页)当得知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卷入罢工斗争时,“欧苏拉惊叹说:‘跟奥瑞里亚诺一模一样。世局仿佛重演了’”[1](242页)。欧苏拉说:“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时间仿佛掉回头,我们又回到起点了。”[1](162页)“世界慢慢走向终点,这些事情不会再来了。”[1](153页)欧苏拉这些话,道出了马康多人事存在的循环重复,几代人悲剧缘由的惊人相同,马康多百年存在的死亡本质。百年哪,岂不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又何其沧桑!此乃沧桑的第一层含义:存在失去意义。

沧桑的第二层含义是存在变幻莫测。

全书断续出现的马魁兹形象,在作品第200页浓缩一笔,回顾总结,既让读者清楚地把握他的命运,更凸现存在的沧桑感,由于命运的变幻莫测,人完全无法把握,只有在各种偶然性中经受必然的折磨,人类飘来荡去,无有依托。就像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所描述的那样。

“菲南姐看他装门闩,修时钟,不晓得他不会像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造小金鱼一样,像阿玛兰姐织寿衣和缝纽扣一样,像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搞羊皮纸稿一样,像欧苏拉面对回忆一样,养成先建后拆的恶习。”[1](255—256页)这里于排列回溯中,总结了家族的规律。病态的偶然,在错综复杂中始终不放过布恩迪亚家族,物是而人非;而且主人公完全无法把握这种变化,命运起着决定的作用。

马康多是欧苏拉夫妇寻来的,曾经那么热闹,人口众多,先后遇战争、瘟疫、水灾、失眠症、罢工、失忆症……而至于轰毁。马康多被灾祸、白蚁、蠹虫等一点点蚕食;马康多人在此之外,还须承受巨大而深刻的精神折磨,去顺遂命运的摆布。其间,人世变化,沧海桑田,桑田沧海,力透纸背。

更为捉弄人的是,人还须安于命运的不可知。

一旦知道底蕴,即面临对自身的否定。当读懂羊皮书时,马康多顷刻消失。有时候,这也是超越自我的开始。

沧桑的第三层含义是孤独。书名《百年孤独》即概括了这个主题。某种程度上说孤独是小说唯一的主人公,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马康多存在多久,孤独便伴随多久。它绵延不绝,坚强不退,恒守胜利。丰沛的约瑟·阿加底奥·布恩迪亚敌不过它,他发疯而不为人们所理解,与孤独结缘;长子约瑟·阿加底奥空有充沛精力,精神闭守;奥瑞里亚诺上校成天打造小金鱼,封闭自乐;约瑟·阿加底奥·席冈多关门研读羊皮书,不敢在人间现形;奥瑞里亚诺·席冈多虽纵情声色,但内心孤独;阿玛兰姐、菲南姐、“美美”、美人儿瑞美迪奥斯、梅尔魁德斯、“教皇”、奥瑞里亚诺、欧苏拉·阿玛兰姐等无一不孤独;梅尔魁德斯明知马康多结局也不能改变其毁灭于丝毫,因为他写明了结局却无人能读懂;甚至欧苏拉,现实而富有爱心,仍然没有人能理解她,她孤独地变老、缩小、

变盲,一百多年来,没有人支持她的努力,她只能孤回回往来人间,无力支撑家庭的繁茂,无力抵抗孤独的侵蚀,而只能眼看着马康多在百年孤独中消亡。他们的孤独不能彼此替代,痛苦不能分担,欢乐不能分享;这群人物,或自取孤独,或被迫孤独,在热闹纷繁的人世独自焦虑、盼望而又封闭,无有尽头。人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又难驳命运,还必须以孤独的方式活着,何其哀哉!人必须孤独地历经沧桑。

以上三种存在,例子均可抽去人名、地名,他们是人类存在的恒常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物欲、情感、思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它们既是拉美的,也是人类的,是人类的一种永恒存在。

总之,《百年孤独》中所描写的存在是普遍的、永恒的存在,这源于马康多人有强烈的共同生活,而这种永恒存在同时又是一种沧桑存在,世事变迁,人情冷暖,宇宙奥秘,无不蕴涵其中,从而清晰为存在与沧桑,这一史诗式主题的第三个层面。

参考文献:

- [1]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百年的孤寂[M]. 陈映真主编.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51)[Z]. 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
 [2] 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远浩. 现实主义的新发展——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感[A]. 柳鸣九主编. 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Epic Qualities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WANG Zheng-ro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by Marquez, a family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changes, shows through its characters, plots, environment and theme epic qualities, which are planted in South America's special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and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uthor's special desposition and creative persuit.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epic qualities

[责任编辑:张思武]